



衝出雲圍的月亮。

蔣光慈著

SEN.

Page 10

衝出雲圍的月亮

蔣光慈著

一九三〇年一月初版
一九三〇年五月五版

衝出雲圍的月亮

每冊實價八角

著者 蔣維素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分發行所

重慶 南京 廣州 漢口
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
主理 堂北 街路樓廠

北新書局

亮月的圍雲出衝

一

上海是不知道夜的。

夜的障幕還未來得及展開的時候，明亮而輝耀的電光已照遍全城了。人們在街道上行走着，遊逛着，擁擠着，還是如在白天裏一樣，他們毫不感覺到夜的權威。而且在明耀的電光下，他們或者更要興奮些，你只要一到那三大公司的門前，那野鷄會集的場所四馬路，那熱鬧的遊戲場……那你便感覺到一種爲白天裏所沒有的緊張的空氣了。

不過偶爾在一段什麼僻靜的小路上，那裏的稀少的路燈如孤寂的鬼火也似地，半明不暗地在射着無力的光，在屋宇的角落裏滿佈着彷彿要躍躍欲動也似的身影，這黑影使行人本能地要警戒起來；也許那

裏隱伏着打劫的強盜，也許那裏躺着如鬼一般的行乞的癯三，也許那裏就是鬼……天曉得！……在這種地方，那夜的權威就有點向人壓迫了。

曼英每次出門必定要經過 C 路，而這條短短的 C 路就是爲夜的權威所達到的地方。在白天裏，這 C 路是很平常的，絲毫不令人發生特異的感覺，可是一到晚上，那牠的面目就完全變爲烏黑而可怕的了。曼英的膽量本來是很大的，她曾當過女兵，曾臨過戰陣，而且手上也曾濺過人血……但不知爲什麼當她每晚一經過這 C 路的時候，她總是有一點毛髮悚然，感覺着不安。照着許多次的經驗，她本已知道那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事情發生的，但是她的本能總是警戒着她：那裏也許隱伏着打劫的強盜，也許那裏躺着如鬼一般的行乞的癯三，也許那裏就是鬼……天曉得！

曼英今晚又經過這條路了。她依舊是照常地，不安地感覺着，同時她的理智又譏笑她的這種感覺是枉然的。但是當她走到路中段的時候，忽然聽見一種唧唧的如哭泣着也似的聲音，接着她便看見了那牆角裏有一團黑影在微微地移動。她不禁有點害怕起來，想迅速地跑開；但是她的好奇心使她停住了脚步，想近前去看一看那黑影到底是什麼東西，是人還是鬼。她壯一壯膽子，便向那黑影走去。

——是誰呀？——她認出了黑影是一個人形，便這樣厲聲地問。那黑影顯然是沒有覺察到曼英的走近，聽見了曼英的發問，忽然大大地戰動了一下，這使得曼英嚇退了一步。但她這時在黑暗中的確辨明了那黑影是個人，而且是一個小孩子模樣，便又毅然走近前去，問道：

——你是誰呀？在此地幹嗎？

曼英沒有聽見回答，但聽見那黑影發出的哭聲。這是一個小姑娘的哭聲……這時恐懼心，好奇心，都離開曼英而去了，她只覺得這哭聲是異常地悲哀，是異常地可憐，又是異常地絕望。她的一顆心不禁跳動起來，這跳動不是由於恐懼，而是由於一種深沉的同情的刺激……

曼英摸着了那個正在哭泣着的小姑娘的手，將她慢慢拉到路燈的光下，仔細地將她一看，只見她有十三四歲的模樣，圓圓的面孔，眼睛哭腫得如紅桃子一般，爲淚水所淹沒住了，她的右手正揩着腮龐的淚水……她低着頭，不向曼英望着……她的頭髮很濃黑，梳着一根短短的辮子……穿着一身破舊的藍布衣……

『這大概是哪一家窮人的女兒……工人的女兒……』曼英這樣想道，仍繼續端詳這個不做聲的小姑娘的面貌。

——你爲什麼哭呢，小姑娘？你叫什麼名字，姓什麼？——曼英這樣開始很溫和地問她，她大約由這一種溫和的話音裏，感覺到曼英不是一個壞人，至少不是她的那個狠毒的姑媽，慢慢地抬起頭來，向曼英默默地看了一會，似乎審視曼英到底是什麼人物也似的，是好人呢還是壞人，可以不可以向這個女人告訴自己的心事……她看見曼英是一個女學生的裝束，滿面帶着同情的笑容，那兩眼雖放射着很尖銳的光，但那是很和善的……她於是很放心了，默默地又重新將頭低下。曼英立着不動，靜待着這個小姑娘的回答。

忽然，小姑娘在曼英的前面跪下來了，雙手緊握着曼英的右手，如神經受着很大的刺激也似地，顫動着向曼英發出低低的，淒慘的聲音：

——先生！小姐！……你救我……救我……他們要將我賣掉，賣

掉……我不願意呵！……救一救我！……

曼英見着她的那種淚流滿面的，絕望的神情，覺得心頭上好像被一根大針重重地刺了一下。

——哪個要把你賣掉呢？——曼英向小姑娘問了這末一句，彷彿覺得自己的聲音也在顫動了。

——就是他們……我的姑媽，還有，我的姑父……救一救我罷！好先生！好小姐！……

曼英不在問下去了，很模糊地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。她一時地爲感情所激動了，便冒昧地將小姑娘牽起來，很茫然地將她引到自己的家裏，並沒計及到她是否有搭救這個小姑娘的能力，是否要因爲此事而生出許多危險來；她將小姑娘引到自己的家裏來了。

那是一間如鳥籠子也似的亭子間，然而擺設得却很精緻。一張白

毯子鋪着的小小的鐵床，一張寫字台，那上面擺着一個很大的鏡子及許多書籍……壁上懸着許多很美麗的畫片……在銀白色的電光下，這一間小房子在這位小姑娘的眼裏，是那樣地雅潔，是那樣地美觀，彷彿就如曼英的本人一樣。一進入這一間小房子裏，這位小姑娘便利用幾秒鐘的機會，又將曼英，即她的救主，重新端詳一遍了。曼英生着一個橢圓的白淨的面孔，在那面孔上似乎各部分都勻稱，鼻梁是高高的，眼睛是大而美麗，口是那樣地小，那口唇又是那樣地殷紅……在她那含着淺愁的微笑裏，又顯得她是如何地和善而多情……雅素無花的紫色旗袍正與她的身分相稱……小姑娘從前不認識她，即現在也還不知道她的姓名，然而隱隱地覺着，這位小姐是不會害她的……

曼英叫小姑娘與自己並排地向床上坐下之後，便很溫存地，如姐姐對待妹妹，或是如母親對待女兒一樣，笑着問道：

——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

——我姓吳，我的名字叫阿蓮。——小姑娘宛然在得救了之後，很安心地這樣說着了。不過她還是低着頭，不時地向那床頭上掛着的曼英的照片瞟看。曼英將她的手拿到自己的手裏，撫摸着，又繼續地問道：

——你的姑媽爲什麼要將你賣掉？你的媽媽呢？爸爸也願意嗎？

——我的爸爸和媽媽……都死了……小姑娘又傷心地哭起來了，兩個小小的肩頭抽動着。淚水滴到曼英的手上，但是曼英爲小姑娘的話所牽引着了，並沒覺察到這個。

——別要哭，好好地告訴我，——曼英安慰着她說道，——你的爸爸和媽媽死了很久嗎？他們是怎樣死的？你爸爸生前是幹什麼的？……別要哭，好好地告訴我。

小姑娘聽了曼英的話，眼見得用很大的力量將自己的哭聲停住了。她將手從曼英的手裏拿開，從腰間掏出一塊小小的滿佈着污痕的方巾來，將眼睛拭了一下，便開始爲曼英述說她那爸爸和媽媽的事來。這小姑娘眼見得是很聰明的，述說得頗有秩序。曼英一面注視着她的那只小口的翕張，一面靜聽着她所述說的一切，有時插進去幾句問語。

——爸爸和媽媽死去已有半年多了。爸爸比媽媽先死。爸爸是在開北通裕工廠做生活的，那個工廠很大，你知道嗎？媽媽老是害着病，什麼兩腿腫脹的病，腫得那末粗，不得動。一天到晚老是要我服侍她。爸爸做生活，賺錢賺得很少，每天的柴米都不夠，你看，哪有錢給媽媽請醫生治病呢？這樣，媽媽的病老是不得好，爸爸也就老是不開心。他整日地怨天怨地，不是說命苦，就是說倒霉。有時他會無

原無故地罵起我來，說我爲什麼不生在有錢的人家……不過，他是很喜歡我的呢。他從來沒打過我。他不能見着腫了腿的媽媽，一見着就要嘆氣。媽媽呢，只是向我哭，什麼命苦呀，命苦呀，一天總要說得幾十遍。我是一個小孩子，又有什麼方法想呢？……

『去年有一天，在開北，街上滿滿地都是工人，列着隊，喊着什麼口號，聽說是什麼示威運動……我也說不清楚那到底是一回什麼事情。爸爸這一天也在場，同着他們喊什麼打倒……打倒……他已經是上了年紀的人，爲什麼也要那樣子呢？我不曉得。後來不知爲着什麼，陡然間來了許多兵，向着爸爸們放起槍來……爸爸便被打死了……』

阿蓮說到此地，不禁又放聲哭起來了。曼英並沒想勸慰她，只閉着眼想像着那當時的情形……

——小姐，請你告訴我，他們爲什麼要把我的爸爸打死了呢？他是一個很老實的人，又沒犯什麼法……——阿蓮忽然停住了哭，兩眼放着熱光，很嚴肅地向曼英這樣問着說，曼英一時地爲她所驚異住了。兩人互相對視了一會，房間中的一切即時陷入到沉重的靜默的空氣裏。後來曼英開始低聲地說道：

——你問我爲什麼你的爸爸被打死了嗎？因爲你的爸爸想造反；因爲你們的日子過得太不好了，你的媽媽沒有錢買藥，請醫生，你沒有錢買布縫衣服……他想把你們的日子改變得好些，你明白了嗎？可是這就是造反，這就該打死……

——這樣就該打死嗎？這樣就是犯法嗎？——阿蓮更將眼光向曼英逼射得緊了，彷彿她在追問着那將她的爸爸殺死了的劊子手也似的。曼英感覺到一種沉重的心靈上的壓迫，一時竟回答不出話來。

——這樣就該打死嗎？這樣就是犯法嗎？——阿蓮又重複地追問了這末兩句，這逼得曼英終於顫動地將口張開了。

——是的，我的小姑娘，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的……阿蓮聽了曼英的答案，慢慢地低下頭來，沉默着不語了。這時如果曼英能看見她的眼光，那她將看見那眼光是怎樣地放射着絕望，悲哀與懷疑。

曼英覺得自己的答案增加了阿蓮的苦痛，很想再尋出別的話來安慰她，但是無論如何找不出相當的話來。她只能將阿蓮的頭抱到自己的懷裏，撫摸着，溫聲地說道：

——呵，小妹妹，我的可憐的小妹妹……

阿蓮沉默着受她的撫慰。在阿蓮的兩眼裏這時沒有淚潮了，只射着枯燥的，絕望的光。她似乎是在思想着，然而自己也不知道她所思

想的是什麼……

忽然曼英想起來阿蓮的述說並沒有完結，便又向阿蓮提起道：

——小妹妹，你爸爸是被打死的，但是你媽媽又是怎樣死的呢？你並沒有說完呀。

阿蓮始而如沒聽着也似的，繼而將頭離開曼英的懷裏，很突然地面向着曼英問道：

——你問我媽媽是怎樣死的嗎？

曼英點一點頭。

阿蓮低下頭來，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

——媽媽一聽見爸爸死了，當晚趁着我不在跟前的時候，便用剪刀將自己的喉管割斷了……當我看見她的時候，她死得是那樣地可怕，滿臉都是血，睜着兩個大的眼睛……